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3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朱幼麟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J.P.

陳國強議員，J.P.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J.P.

陳鑑林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楊耀忠議員，B.B.S.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S.B.S., J.P.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石禮謙議員，J.P.

李鳳英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J.P.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G.B.S., J.P.

楊森議員

勞永樂議員，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J.P.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J.P.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IDSM, 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今天我本來預備在接受各位議員提問前，先說一說特區政府自從 7 月 1 日以來施政的情況和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但我相信在座各位議員和 680 萬名市民一樣，從昨天早上 9 時開始至今天清晨，都會因為一件事而感到激動，那便是我國自行設計、自行製造的神舟五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了，以及中國第一位太空人勝利歸來。因此，我決定將本來的計劃改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中國人終於可上太空，只要我們回顧一下中國近代 150 年來的歷史，每一位中國人都會感到激動、感到驕傲、感到自豪，對中國前景充滿信心。

中國在世界大家庭中，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然而，近百年來，由於清廷腐敗，國弱民貧，大好的江山便任人宰割。我國經過整整一個世紀的顛沛流離和貧困落後，於 1949 年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再一次走上自立、自主和自強的道路。中國人要走這條路，相當不易，首先是家底薄，其次是負擔重，第三是受人欺凌及杯葛，不過，經過了半個世紀，特別是經過近 20 年，中國終於冒出頭來。

我們可以從最近數件事中看到，為何在 1997 年中國能順利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為何在 1999 年中國能宣布實行載人的航天計劃？為何在 2001 年中國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功申辦奧運？此外，為何各國的投資者爭相蜂擁到中國投資和經商，中國領導人所到之處均受到無限尊敬？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因為中國強大了，中國所走的路向，是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我堅定相信只要我們的國家按照現時的路線走下去，中國在不久將來，民族振興大業必定能成功。

我們的國家能在過去短短 20 年間，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箇中經驗，我認為最關鍵的，是確保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一切以民為本，改善民生，發展經濟，而且上下團結一心，方向目標一致，使整個國家形成一股強大發展的動力。

香港回歸 6 年了，實踐了“一國兩制”，由於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生事務，有需要不斷的總結經驗。但是，有 3 件事我是堅信的：

第一，國家強大，是香港穩定繁榮和不斷發展的切實保障，有了這樣的後盾，我們應更有信心地積極應對眼前的種種困難。

第二，經過七一市民大規模上街遊行，我們得到沉痛和極為珍貴的教訓，就是凡事必須以民為重，以民為本。與市民溝通不足，在施政的過程中，常常帶着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和理念，來制訂和推動政策，而忽視了民意。結果做不好我們希望做的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此外，為了解決經濟轉型帶來的困難和財政面對的困境，我們推出了的改革措施是過多和過急的，漠視了市民在經濟進入轉型的時期所承擔的痛苦。我深深知道社會人心不安，便不會有大局穩定；沒有大局穩定，經濟便難以發展。痛定思痛，特區政府從過去數月的工作體會，我們相信只要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是完全有能力改善施政，做好應做的工作，不負國家和市民所託。

第三，我們正處於中國近代史上最穩定、最持久和最好的和平發展時期：香港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香港市民不但是香港的主人翁，也是國家的主人翁，我們個人的前途，香港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是緊緊連繫在一起的。我衷心希望在座各位和特區政府一起，和香港市民一起，以主人翁的姿態團結一致，抓住機遇，善用機遇，推動經濟成功轉型，重現香港的活力，為香港和國家繼續作出貢獻。多謝各位。

我現在可以回答各議員的提問了。

主席：在行政長官回答一位議員的質詢後，該議員可以就所獲得的答覆，要求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的內容作進一步說明。

張宇人議員：董先生，首先，業界要我多謝你。自由黨多年來爭取自由行，現在終於看到中國同胞自由來港，對我的業界有很大幫助。今年 1 月，你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專責小組，專門研究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在這半年裏，或許因為 SARS 的問題，似乎看不到政府有甚麼具體行動。現在 SARS 驚魂稍定，又有一位新的財政司司長上任，全力重建經濟，是社會的共識。請問董先生對這個專責小組的設立，是否已經有最後的安排呢？又董先生是否覺得這個專責小組的成員應該有來自工商界、中產、專業人士的代表，而不是單由政府官員作主導，以便更能反映市場和各行業的問題所在？

行政長官：我完全覺得仍舊有這個需要。財政司司長剛上任不久，我相信他手邊的工作很多。當然，最重要的是面對財赤問題，如何面對及克服困難。不過，這項工作亦很重要，我相信財政司司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也會把這項工作作為他的焦點工作，盡快開始實踐我們較早時已決定應該做的事。第二，我亦認同應該有社會各界人士參與，這樣可以確保這個組織能發揮得最好。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想問董先生，有否就成立專責小組訂定時間表？

行政長官：我沒有時間表可以告訴你，但我會要求唐司長直接向你答覆及向大家交代。

張文光議員：董先生，民主黨亦要我向你說，他們等待民主，即使自由行已經落實，民主仍未到來。在 7 月 1 日，有 50 萬人上街。市民的訴求，是既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又希望爭取一個普選的民主政制。昨天，區議會選舉的提名已經結束，全香港 300 萬選民可以選出 400 名區議員，但你根據法例擁有的權力，一個人便已經可以委任 102 名區議員，.....

主席：在公眾席上的人士，你是不可以.....（公眾席上有數名人士站立顯示身上的標語）

主席：對不起，張文光議員，請你暫停提問。（公眾席上的數名人士繼續站立顯示身上的標語）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如果你們堅持要顯示這些標語的話，那麼請你們離開公眾席。（數名保安人員趨前阻止數名人士顯示標語，並準備把他們帶離公眾席）

主席：請你們盡快離開公眾席。多謝合作。（數名人士隨即被保安人員帶離公眾席）

主席：好了，張文光議員，對不起，請你繼續提問。

張文光議員：主席，不要緊。

但是，當前的《區議會條例》是訂有委任制的，即行政長官一個人的權力，便可以委任 102 名區議員，等於全香港 300 萬選民選出來的議席的四分之一。你一個人的委任，可以等於 70 萬人的投票，即 1 票等於 70 萬票。你覺得這項委任的權力，是否不正常、不合理和不民主呢？你會否覺得這個委任制，是違反了 50 萬人上街爭取民主的期望？你會否在任內修訂法例，取消區議會的委任制呢？

行政長官：首先，張議員，我也想談一談你所說的七一遊行那件事。有人向我提到七一遊行的背景，究竟行政長官的政治危機是否還存在？我也想就這問題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說過，七一遊行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驚。在過去數個月，我真的痛定思痛，自己研究，亦與同事一起研究問題的所在，以及自己如何做得更好。

我也想提一提引致社會對政府那麼不滿意的數方面問題，其中之一當然是管治問題。剛才我也說過，我們在溝通方面，即與市民大眾的溝通是不足夠的，特別是與專業人士和學術界人士的溝通是不足夠的。因此，我一直想要做得好，希望能夠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但有些時候是未做到的。我們在這方面一定要有進步才可以。

第二點，我剛才也說過，我們時常抱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認為政策是正確的，大家便應該接受。但是，我實在應該知道，無論如何正確也好，亦應該多聽社會的意見，多瞭解社會各方面的想法和背景，使政策得到大家的支持，知道甚麼是大家可以接受，甚麼是符合整體利益。

第三點，在管治方面，經過 3 個月的反思，以及與主要官員商量後，我們覺得是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會努力。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過去檢討時，的確看到我們面對一個很嚴重的財赤問題。財赤須削減，而在削減的過程中，會削減政府開支，所以會影響各方面的利益，而各方面也會受損。如果推行得很急，社會一定會有不同的反應。我們自己真的要知道穩定的重要性，操之過急，是沒有用的。

第四點，經濟在多年來經過一個很大的調整。樓價下跌、薪金下跌、失業率上升等問題，都是我們在經濟轉型時所面對的挑戰。我們一定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否則，社會人士對政府的不滿會一直存在。因此，你會注意到，我們在最近的一段時間，在經濟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並且逐漸看到一些曙光。

當然，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處理，張議員，這亦是一個問題。我們曾經檢討是否應該處理得更好。但是，整體來說，所有這些問題今天仍舊存在，我是很清楚知道的。對於每一件事，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各位也要一同努力，製造一個更好的、穩定的社會，然後讓經濟一直發展下去。

至於民主發展方面，無論是行政長官選舉也好，立法會選舉也好，我們也會依照《基本法》辦事。特區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要做的其中一項工作，便是要依照《基本法》推動民主。至於委任區議會議員一事，我已經聽到你的意見。但是，的確確有很多人反映，而當時我們是按這樣的反映做了一個決定，認為有很多社會人士，具專業知識的人士，有心的人士，是願意被委任為區議員，使區議會能發揮得更好。我們是基於這種想法，才作出這樣的安排的。多謝。

張文光議員：主席，如果剛才董先生的答覆，是回應 50 萬人爭取民主上街的答覆，那麼 50 萬人便白白上街了。事實上，《基本法》根本沒有規定區議會選舉須設有委任制。因此，董先生，我仍然堅持我的質詢，便是你會否在你的任內承諾修訂法例，修改《區議會條例》，取消委任制？同時，根據《區議會條例》，委任制的委任人數只須設上限，沒有下限，而上限是 102 人。根據法例，你在每一區只須委任兩個人，便已經符合現時法例的規定。你會否約制你的權力，每區只委任兩個人；同時修改法例，徹底取消區議會的委任制，令香港的民主制度不會受到傷害呢？

行政長官：張議員，我剛才說過，上一次做了這樣的決定，是考慮到社會的聲音，讓專業人士、具專業知識的人士有機會參與區議會的工作，長遠來說，他們會發揮得相當不錯，所以便做了這樣的決定。至於將來的安排，我知道在這次選舉過後，林局長會再次諮詢大家的意見，屆時我們便可以看看將來如何安排。

張文光議員：主席，請你裁決，董先生有否回答我的質詢。我要求他承諾約束他的權力，減少委任區議員，因為按照法例，他只須委任兩個人便已經符合法例的要求。

主席：張文光議員，你和我都很清楚，根據《議事規則》，議員可以提問，而政府的代表是按照他自己認為該如何作答，便怎樣答覆。所以，我沒有辦法要求政府代表所作的答覆，一定會令你滿意為止。

劉炳章議員：董先生，內地與香港最近簽署了 CEPA 後，我相信香港會有一個相當好的時機來開拓國內市場。在專業界別方面，我亦很多謝你親身關注此事，並曾以電話替我們跟進。不過，我們在會見你的時候，也提出了專業界別在國內所面對的問題，除了專業資格互認方面外，便是進入市場的門檻，門檻定得太高便難以實行，法律界很幸運，有梁愛詩司長協助，還做得不錯。但是，至於其他界別，我看到其他的司長或局長並不積極參與此事，請問董先生會否責成有關局長，就進入國內市場的門檻方面做一點工作？謝謝董先生。

行政長官：劉炳章議員，讓更多香港專業人士到內地發揮所長，是大家共同的願望。我在最近一段時間曾與廣東省及上海市，談起這個問題，這些地方的領導人也很希望香港的專業人士，能有更多更大的機會到內地發展。

我想告知你，無論是我、梁愛詩司長或其他同事，其實都很努力地跟進此事，也知道在內地，除了很多專業團體外，基本上有 4 個部委會參與日後的談判。

我們會積極跟進，現時的問題是無論在資格互認方面或門檻方面，都的確有一段距離。CEPA 已簽署了，但如果真正要使香港專業人士能到內地發揮所長，有關的條件便有需要進一步放寬，我們會積極地繼續努力，希望在不久將來，有機會重開這方面的談判。

劉炳章議員：董先生，也許說得具體一點，其實我們爭取的只是國民待遇，即如果香港的專業人士在國內就業或執業的需求是與國內的要求一樣的話，我相信便已足夠。關於這點，我們亦曾與唐英年司長和董先生會晤，提出同樣的要求。希望董先生可以就這方面責成相關局長跟進此事。

主席：我認為這只是一項意見，並不是進一步的澄清。

行政長官：我一定會跟進此事。

梁劉柔芬議員：行政長官，我想跟進一下，關於自由黨提了很多年的邊境工業區，最近似乎亦甚囂塵上，尤其是現在中港兩地的交流甚多，流量這麼好，再加上有 CEPA，有些人更說可以把這個邊境工業區，孕育為東南亞的矽谷。我絕對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可能性。正如董先生剛才所說的，只要我們有一個共同目標，有決心去做一些事，事無大小，都一定可以成功的，例如我們的神舟五號也可以升空及返回地球.....

主席：請你提出質詢吧。

梁劉柔芬議員：我想問的是，關於這個已談了七八年的邊境工業區，應如何落實呢？董先生在這方面有沒有任何見解？我們又可以做些甚麼來跟進呢？可否請你說一下？

行政長官：任何能使香港經濟更蓬勃、能增加就業機會的建議，特區政府都會積極跟進。關於邊境加工區的事宜，政府正在積極跟進。其實，在簽署 CEPA 之後，我們已有一個新的環境，讓商界和工業界有新的機會，看看究竟有些甚麼可以做。所以我們的確確要用新的眼光重新來看這件事。我記得我早前亦說過，CEPA 帶來零關稅後，其實無論在土地政策方面、勞動力等多方面都要重新作出評估，來確保我們能盡量利用零關稅給我們的新環境。今時今日談這問題尚屬言之過早，我不能回答你，但我希望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很快便可向大家作出回應。

梁劉柔芬議員：董先生，剛才你說會用新的思維來看這件事，我感到很高興，但這新思維未必一定是政府的新思維。我覺得如果要做這件事，好像亦要社會的認同，但我們的社會似乎欠缺了新思維，我們作為制訂政策的一分子或政府的一分子，應如何推動這種新思維呢？可否請你說一說？

行政長官：首先，我希望大家可以像 Sophie 一樣，多提一點意見，因為你是工業界別的，我希望各位多提一點意見。我相信我們會聽取多方面的意見，來推動這件事。

涂謹申議員：主席，董先生，我相信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有前瞻性的思維，有一種氣魄，有一種氣度和領導的質素。行政長官，你剛才說，七一令你有很大的震撼，但我想問清楚一點，究竟是甚麼震撼呢？因為據我的理解，在七一中，市民對民主表達了強烈的訴求。香港人是值得快一點全面享受民主的。如果未來4年是繼續由你管治的話，我相信你的看法，你個人的價值觀念，對這項問題會有很大的影響。我想請問，究竟你覺得以香港現時的社會發展狀況而言，市民是否值得快一點直選行政長官和全部的立法會議員呢？是否值得快一點享受民主呢？還是七一令你更擔心，更痛恨民主，更希望拖慢民主的步伐呢？

行政長官：我已說過數次了。在過去數月和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有很多重點的工作要做：如何振興經濟，如何穩定社會，如何改善施政，如何增加就業，如何改善民生。我亦說過，我們還要依照《基本法》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這亦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我們會依照《基本法》編排一個好的時間表，會廣泛地聽大家的意見，我們會在廣泛地聽大家的意見後，才作出最後的決定。

涂謹申議員：主席，董先生，如果你個人，對於無論問題是甚麼，也都只僅得以這個答案回答，你本身在這方面的個人價值觀是沒有的。當然，你可以說這是胸襟廣闊地聽意見；但我覺得作為政治領袖，你似乎是逃避不了的，一定要向大家說說，你對民主的價值的看法。依照《基本法》推動民主，是可快可慢的，你可認為香港人是值得快一點得到民主的，還是你認為他們不配這麼快，要慢一點才行。我希望聽一聽，你作為一個領袖——如果是的話——你個人的看法為何？

行政長官：主席，我是有我個人的看法的，但我覺得在今天的環境下，最重要仍是要聽社會各方面的意見，有了共識，然後一起去推動。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董先生，你剛才提到，你今後的施政，是以民為重，以民為本的，我覺得這是非常好。最近，你微服出巡深水埗區，深水埗區是一個娼妓和“黑工”比較集中的地區，不知道你今次出巡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你和政府的同事是否有任何措施來打擊這些娼妓和“黑工”的問題？多謝主席女士。

行政長官：這兩項不同的問題，來自同一個 source。其實，我們看過個人遊的數據後，發現經個人遊來港的人，基本上都十分守法，犯法的人少之又少，當“黑工”和娼妓的，以持雙程證的人較多，所以我們要在源頭方面多做工夫才行。我相信有關部門的同事正在進行這些工作。

第二點，當然我們要加強打擊。在打擊“黑工”方面，本港仍有這麼高的失業率，我們是會努力的。其實，我們以往也投放了很多資源，我相信將來會做得更多。在打擊娼妓方面也一樣，我們會繼續努力。這兩件事我們都很重視，很關心。

楊耀忠議員：我想請問董先生，你會否修改法例，加重罰則，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因為罰則太輕，才會令這些情況越來越猖獗？

行政長官：我想目前我們會待一段時間過後，看看情況的發展如何，再看看下一步應如何處理。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7月1日的大遊行，我可以告知行政長官，工程界上街遊行的人很多，他們除了不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外，也不滿政府的施政和物業變成負資產的狀況。事實上，該行業的失業率超過兩成，可以說是整體失業率的兩倍半，情況非常嚴重。現在大家都覺得政府在工程方面的工作量愈來愈減少，很多工程被拖慢，我不知道行政長官有否聽到業界的意見？政府會否在這方面做點工夫？

行政長官：何鍾泰議員，在談工程之前，我想先談一談經濟，因為兩者有連帶關係。最近，社會氣氛好了一些，此外，數據也好了很多，經濟正在慢慢復甦，生產總值在恢復中，較預期的2%好。失業率已不再下降，希望這個趨勢會繼續，不會回升。情況是比較好了一點。

為何會這樣呢？其實，個人遊是有着很大影響力的。此外，CEPA及與廣東省的進一步合作，各方面都給我們帶來很大的信心。所以，整體來說，可看到經濟是向着好的方面走。

為何我要提出這一點？其實，我想說明，香港在過去六年多經歷了痛苦的經濟轉型，令負資產的情況浮現、薪酬下調、失業率高升。這個經濟轉型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也是香港泡沫經濟爆破帶來的。經濟全球化並非單單

令香港受害，全世界其實都在面對同樣的問題。很多地方都面對同樣的問題，好像香港一樣。

可是，香港有何不同呢？香港有一點是十分不同的，那便是香港有我們的國家作為後盾。國家發展迅速，作為香港的後盾。所以，這次的 CEPA 也好，與廣東省合作也好，個人遊也好，均可以讓香港的經濟有機會反彈。其實，何鍾泰議員，你可問一問全世界還有甚麼地方一如香港般幸運，能夠有這樣的安排？大家都面對很多這些經濟轉型的挑戰，但我們香港有獨特的地方，那便是國家在支撐我們。

所以，何鍾泰議員，不要太悲觀，香港已在一步一步走出來，但當然也不能太樂觀。曙光是在前端，但我們仍有一段路要走。我也瞭解工程師的失業率很高，希望經過我們努力後，有部分人可到內地發展，但最終來說，仍要靠香港經濟進一步增長。就着這方面，我也想提一提。如果你看一看香港的經濟數據，便知道消費在開始增長，這是一個好消息，但社會投資方面始終欠缺。據我所知，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資，仍舊是 1 年有 290 億元，數字沒有改變。所以，這方面並非一個大問題，但整個社會的投資氣氛仍須加強才可。我們會繼續努力。有了信心，這些東西便會來的了。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工程建造行業僱有超過 30 萬人，包括專業人士、技術員和工人，但 CEPA、自由行對他們的幫助不大。行政長官，你說有 290 億元，但現在所做的主要是甲類工程，即施工階段，很少很少是乙類、丙類工程，即研究和設計的工程，這樣很快便會斷流，將來政府想做多點工程項目也不能了。我其實已提出過數遍，說可以用其他方法，不一定要動用政府資源，例如發債進行基建項目，或 PFI、多點鼓勵私人基金參與，以及拿出一些資源改善現有的基建項目等。我說的是現有的基建，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可能遲早也要再建造的。這方面是有很多事情應該做的，但對於很多意見或立法會同事均同意的意見，我們似乎也看不見政府有任何行動。所以，我們這個行業，暫時無法一如行政長官所言，保持任何樂觀的態度。

主席：何鍾泰議員，你只是在發表個人意見，這並非一項跟進質詢。不過，看看行政長官可否……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我之前是問行政長官有否聽到我們的意見，而在後半部，我是在解釋我的意見。所以，這也是一項質詢。

主席：好的。

行政長官：有 20 間新旅館在興建中，另外約有 20 間工業大廈已拆卸，可能會重建為旅館，因為旅遊業的興旺，帶動了多方面的復甦。不過，這是不足夠的，有很多事是應該做的。我知道，你曾向我個人提出這個問題，讓我再跟進一下，好嗎？

馮檢基議員：主席，政府最近在年初公布了孫明揚局長的九招，昨天的公布可算是第十招，或是無招。不過，最重要的信息是，政府不會再出售或興建居者有其屋。這種做法令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每年減少 250 億元收入，但同時，孫局長亦答應會繼續興建公屋，只是興建的數目會由以往經常興建三四萬個單位，降至來年只興建 22 000 個單位左右，每年的興建開支為 100 億元。如果房委會每年沒有了 250 億元收入，但每年卻又要支出 100 億元興建出租公屋，那麼，房委會的收入來源便只有是出租公屋的租金或商場租金。除非將租金增加八倍以上，否則便不能每年籌措 100 億元的建築費了。行政長官為地產界、為買賣樓宇的製造了一個福蔭，但有沒有考慮過為了幫助一些需要公屋的人也製造另一個福蔭，想一想如何幫助他們籌措 100 億元呢？

行政長官：經濟繼續增長、恢復增長，樓價穩定是很重要的。如果要解決財赤問題，樓價穩定和有上升的機會，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從香港的整體利益來說，我們的一切精神、一切努力，一定要放在使樓市穩定，使樓市有機會上升之上，這是一個大題目。當然，要樓市能夠穩步向前發展，重要的是經濟要好；經濟好了，樓市便會穩步向好，最近便能看到這個情況了。所以，無論如何，我們也要搞好經濟。

至於房委會的財政問題和公屋問題，兩者也是重要的。可是，沒有一樣東西較我們的經濟增長和要解決擁有負資產物業的問題更為重要。至於房委會的財政將會怎樣，我相信我們要從頭研究將來要如何處理。可是，在公屋方面，我們是有一個承諾的，那便是排隊輪候的人只須等待 3 年，而我們現在其實是做到了。基於這個基礎，我知道明年會興建二萬多個單位，後年也好像達二萬多個單位。當然，究竟將來會興建多少，我們是會監察着數據的。有關財政的問題，我們要通盤再看一看究竟要怎樣處理。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仍然覺得行政長官是偏幫工商界或擁有資產的人。對於在輪候公屋的人來說，每年是要有三萬多個單位，才能保證他們能在 3 年內入住公屋的。很明顯的是，如果不批准房委會售賣居屋，便會沒有了收入，而 100 億元的支出則是每年都要付出的。其實，房委會過了下一個年度便會出現赤字，時間是十分緊迫的了，而今天興建樓宇，是要在 5 年後才出貨的。所以，我希望行政長官在照顧工商界的發展之餘——這是我們不反對的——也要照顧到興建公屋所需的 100 億元支出。我希望行政長官能把這 100 億元記在心中，在你的施政報告中寫出來。

主席：你是否要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寫出來？

馮檢基議員：是的。

行政長官：馮檢基議員，我再強調一下，我們對那些須入住公屋的人是有一個承諾的，等候期是 3 年，我們會繼續履行這個承諾。至於財政方面如何安排，政府是有政府的一盤數的。

陳婉嫻議員：主席，剛才行政長官已就 CEPA 的事宜回答我們數位同事的問題。我認為 CEPA 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以工聯會來說，我們形容它是一個黃金機會。自金融風暴後，香港的經濟活動顯然不能支持三百多萬人就業，特別是百多萬中三以下程度的人，他們便更難就業。CEPA 提供的 273 種零關稅，部分品種實際上可以免稅達百分之三十多。我相信任何懂得經營的人都想來港，透過香港作為生產地前往內地。例如我這幾天看剪報，得知很多知名的品牌都想在香港建立生產基地，將產品輸入內地。

我們看到這片商機，看到我們可以藉此重組經濟結構，並可以解決失業問題。不過，問題是當我們走訪很多政府官員，包括與財政司司長進行討論時，卻發覺政府沒有透過這個機會解決香港的結構性失業。基層人士如何可透過 CEPA 使香港工業重生，為“打工仔”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呢？

我想問問行政長官，剛才你表示總結了七一遊行的經驗後，願意廣泛聽取意見。工聯會多年來一直有提出類似的意見，對於這種以就業為主的經濟發展策略，政府各部門究竟如何理解呢？為何有一個這樣的黃金機會，也未能為我們的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呢？我想請問行政長官，你怎樣才能真正聽到我們的意見？謝謝。

行政長官：CEPA 的細則已在 9 月 29 日訂定，並會在明年 1 月 1 日實施。我想告知陳議員一個好消息，現時的確有很多外國公司向我們作出很多查詢。我們會很積極爭取他們。我剛才已說過，CEPA 帶來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假如有公司希望來港設廠，享受零關稅，我們會歡迎他們。我們會跟他們詳細討論，研究一些可行的安排和做法。

我曾親自接見兩間公司。但是，我想你也明白，這些事情可能須討論一段長時間，經過多次研究，然後再商討條件。當中可能牽涉土地價格、輸入勞動力等各樣問題。不過，對我們來說，假如這些企業能到這裏建立新的產業，真是一件好事。當然，假如是高科技和高增值的產業就更好。我們在這方面積極跟進。

陳婉嫻議員：行政長官，我同意很多人就 CEPA 的零關稅提出了很多意見，但根據目前的形勢，政府似乎是偏聽工商界的意見。工商界在香港投資是一件好事，但勞工界的意見同樣要聽取。怎樣才能透過這個商機解決失業呢？

我想問行政長官就 CEPA 的 273 種零關稅，有否準備成立一個委員會，由勞方、資方、官方及專業人士組成，逐項方案研究，確定這些行業回流會對我們的就業帶來多少幫助？如何能在帶動商機的同時真正創造就業？你們有否考慮組成這樣的一個委員會呢？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據我瞭解，葉局長在前天或昨天曾就此講話，對嗎？

(席間有人提出 “一拖三” 的一句。)

行政長官：據我所瞭解，不是 “一拖三” 的。(眾笑)

其實，我看過他們在會議上談論的話題。他們強調，那些希望透過 CEPA 來港設廠的公司，各自可能有各式各樣的不同條件。所以，勞資雙方和政府須一起商談，每個可能都不盡相同，而須度身訂造。總的來說，對政府而言，就業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會與大家積極配合，也會與工會積極配合。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本來想問的題目已給涂謹申議員提問了。我想問行政長官的是，你個人對民主發展快慢的看法。

你在回答涂謹申議員的質詢時逃避回答，表示你無須給予你的個人意見，最重要的是聽取社會的意見。既然如此，行政長官，為何你不責成林局長，立即就民主政制展開諮詢呢？你剛才說最重要的是聽取市民的意見，但卻似乎採取了相反的做法。此外，由孫局長至林局長，政府一直在進行內部研究，長達數年之久。既然你說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個人意見，而是應聽取社會的意見，為何卻不即時展開諮詢呢？

行政長官：余議員，林局長其實正在進行前期的工作，預備明年展開諮詢。他在進行研究的工作，部分工作是相當複雜的。據我所知，他最近表示我們會在 2004 年展開諮詢，並在本年年底公布時間表和詳情。

余若薇議員：行政長官，你可否告訴我們那個複雜的問題究竟在哪裏呢？因為你的內部研究已進行了這麼久，而你剛才回答涂謹申議員的質詢時表示最重要的是聽取市民的意見。聽取市民的意見有多複雜呢？為何進行內部研究已這麼久了，還未立即開始聽取市民的意見呢？在 7 月 1 日，市民的意見已清晰地告訴你，希望你還政於民。市民要求在 2007 年可以一人一票普選第三屆行政長官的意見，這是十分清晰的。

行政長官，你是否聽不到這個意見？這方面的複雜問題在哪兒？

行政長官：首先，我想強調我們不是在拖延。其次，我也知道《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牽涉很多憲制上的問題。如何作出決定，最後採取甚麼做法等，均會有相當深遠的影響。所以，我們必須謹慎研究問題，才向大家作出清楚的交代。

呂明華議員：主席，董先生，社會上很多人都寄望 CEPA 能夠刺激外商投資於香港的製造業，從而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請問政府有否意識到，除了吸引所謂散戶來港設廠外，政府應該有方向性地爭取和吸引骨幹性的企業來港作大型投資，例如半導體和製鋁工業等，藉此重整香港的經濟架構，使經濟能夠更健康地發展和改善就業？

我想問，在這方面，政府有甚麼具體措施和計劃，例如在土地、研究經費、研究稅務優惠、勞工等方面？

行政長官：能夠把骨幹性的企業吸收來港，當然是一件好事。當然，你要看看是哪些骨幹性的企業。最近，有一位外地企業家來見我，我跟他說，在六十年代，香港的半導體和電子工業在亞洲是最發達的。有很多美國公司也在這裏設廠。後來，在七十年代，它們全部走了，很多去了台灣，成為當地今天的骨幹企業。因此，我們在很多方面的確須加以研究。我們會積極聽取工業界的意見，因為政府內部的人並非專家，因此應該聽取大家的意見。如果你們有好的建議，我們是會吸納的。你最近也向政府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我們正在研究如何盡快推展下一步。

單仲偕議員：我也想向你提出一項意見，希望你會跟進。董先生，CEPA 無疑可帶給香港很多好處，電訊業也趕上了尾班車，成為第十八個進入中國市場的行業。不過，可能由於談判在較尾聲的階段才開始，因此實質上只是較國際機構快 3 個月獲得利益而已，時間是不會再長的了。其實，業界只要求兩件事：一是希望能在內地擁有超過一半的經營權，又或是設立一個電訊特區，例如在你經常倡議的珠江三角洲設立一個局限的地區，開放市場給香港的企業進入。我想問，就以上兩項意見，你能為香港人做些甚麼，或能為香港的企業做些甚麼呢？

行政長官：單議員，你提出的意見很好。其實，你提出的很多方面也同樣是政府的看法，但你要知道，內地企業有本身的看法，內地中央政府也有它的看法，因此，即使尾班車已經趕上了，但仍會令業界感到失望，我對此是理解的。不過，我想強調一點，無論在北京或香港，溫總理也曾向我表示，CEPA 的內容是可以不斷充實的，我們是可以不斷做得更好的。因此，我希望在下一個回合再談論的時候，類似的問題可以再提出來，經大家努力，是有希望爭取成功的。

單仲偕議員：電訊業和其他企業或製造業不同，因為對該行業而言並沒有零關稅的問題。不過，這些香港企業要在內地競爭，也要在內地作出投資，例如須設置設施、聘請僱員等，即它們只是需要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而已。在商討 CEPA II 時，就電訊行業而言，政府會透過甚麼渠道來吸納我們市場人士的意見，以便再進行爭取呢？我不知道就這項工作而言，如果業界希望參與的話，又有甚麼途徑呢？

行政長官：其實，我相信曾局長或唐司長是會十分歡迎與業界商討這些問題的，又或許你們可以主動提出要求，而我們在適當的時候也可以提出來，請大家一起商討。

許長青議員：主席，行政長官，香港的總出口數字每年都有所增加，唯獨本地出口卻每年下跌，現時本地出口的數值是佔總出口的一成。最近有 273 種本地產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內地，使本地的製造業和出口重現一線曙光。但是，大家也知道，香港工業北移了二十多年，那些從業大軍退休的退休，轉行的轉行，年青一代又很不願意加入製造業。對於可能因 CEPA 的吸引而回流香港，在香港重新投資的行業，政府就這些技術工人的供應和培訓，有沒有甚麼相應的配套措施呢？

行政長官：許議員，我想首先指出一件事。明年 1 月 1 日開始，是有 273 個項目，但長遠來說，則會有 4 000 個項目，希望在 2006 年可以開放。為何不可以早一些呢？因為零關稅有時候會引致一些非法的活動，例如走私之類等活動，所以中央政府和我們都要看一看，在執行了零關稅之後，成效會如何。如果雙方海關執行得很好，非法活動很少，甚至是沒有（最好便是沒有），那麼，關乎其他 4 000 個項目的最遲會在 2006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如果做得好，還可以更早開始。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這個前景幾乎是無限的。因此，我們更要以新的思維來看這些問題，要看到對香港是有前景的。我知道葉局長不久前曾與業界商談有關勞工和其他方面等問題，我們整個政府——陳議員正在笑——會用新的思維來看這個問題。

許長青議員：主席，對於年青人不肯加入製造業，有些覺得時間長，有些覺得辛苦，政府有甚麼措施鼓勵這些年青人入行，令將來 CEPA 對本地的製造業，對本地的出口，不致後繼無人？

行政長官：政府一定可以配合業界的想法，就像這類問題，最重要是業界作出主動，主動詢問可否採取某些行動，而我們會盡量配合。其實，我們每年投放在 VTC 的費用實在不少，如何可以配合得好呢？如果你們有甚麼好的想法，有甚麼工業需要某類技術人員，我們可以一同努力。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剛剛是下午 4 時零 2 分。請問行政長官可否願意多回答 3 項問題，好讓多 3 位議員提問？

行政長官：好的。

麥國風議員：主席，我今天聽罷行政長官的說話，有點覺得董先生像南柯一夢，像以前活在榮華富貴中，今天突然醒來，發覺很多問題存在。董先生，你經常說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但很多時候，我又看不到是這樣的。即使在 7 月 1 日有 50 萬人上街示威後，很多人拿着一份報紙，當中有董先生的樣貌，是有蛋糕壓在你臉上的情況，我不知道董先生有何感受，但你竟然沒有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

主席：麥議員，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質詢。

麥國風議員：我想問的是，其實我早已漏了口風，已讓行政長官知道在這個答問會上如何解答我的疑難，其實我也不用站立發問了。董先生，你為何就 SARS 事件堅持委任楊永強局長擔任 SARS 專家委員會主席？後來因為在民意之下——這似乎在當時來看是順應民意——後來，我認為大眾，包括立法會在內，也希望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董先生卻堅持不成立，如果成立，我們便不用退而求其次，要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了，是嗎？我們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瞭解一下董先生，你剛才說了這番話，令我們摸不着頭腦，丈八金剛，所以我和你的波段距離很遠.....

主席：麥議員，你是否已經提出了質詢？

麥國風議員：我想瞭解一下，行政長官如何解釋他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尤其是就 SARS 獨立調查方面解釋一下。

行政長官：問題很長，所以我要仔細想想，組織一下我的思想才可。（眾笑）

談及 SARS，有 299 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受感染。說起來，大家都覺得很難過。我們今時今日最重要的任務，便是預防 SARS 重臨，如果 SARS 真的再來，你們可以設想這個後果。我看到在新加坡或內地，大家在預防 SARS 方面的意識都很強、很強。就這方面，香港政府也開始推動多方面的工作，無論在公民教育、監察制度或在緊急應變措施方面，均正在進行工作，以確保沒有 SARS，即使 SARS 再現，也可即時受到控制。

第二點我想指出，專家委員會的報告已完成，詳細講述了整個 SARS 的過程是怎樣。該報告本身在多方面都很完整，我上次也曾說過，因為這份報告不是交由他們數人審閱或只供我審閱，而是交予香港市民審閱的。還有，他們是國際人士，要向全世界交代，因為全世界也等着看這份報告，要知道香港發生了何事，所以他們一定是要公平、公正地完成這份報告。

第三點，我也知道有議員和社會上很多人士對這份報告認為沒有政府官員須就這事件負上個人責任，表示不滿。當然，這 11 名專家有其各自的看法，他們是在很客觀地研究整體發展後，才作出上述結論的。但是，我亦瞭解，有些議員在這方面有所不滿，現時立法會已決定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其實，在此之前，我們也有點溝通，看看可否由政府接手。在我的印象中，如果立法會決定成立專責委員會，我們便會積極配合立法會的工作。

麥國風議員，你問我有關楊永強局長一事。我想告訴你，當報告完成後，我們也曾討論過，楊局長接受 SARS 專家報告的批評，亦為 SARS 過程中，他有些話說得不適當，或為有些事情未必做得好而作出了道歉，楊局長是負責任的。

我自己的看法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預防 SARS 重臨，倘 SARS 再來時，我們可以即時處理好，這才是最重要的工作，比任何事情更為重要。我相信楊局長會汲取過去一段時間的痛苦經驗，一定能好好帶領我們。

麥國風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認為 SARS 專家委員會報告全面，如果全面的話，立法會便不會認為有需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或要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主席：麥議員，質詢時間有限，請你盡快提出你的跟進質詢。

麥國風議員：立法會會成立一個獨立專責委員會，我想問行政長官，如果到時我們傳召你，你會否前來作供？

行政長官：如果你邀請我，我是一定會考慮的。但是，到今天為止，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仍未正式成立，是嗎？

麥國風議員：是的。

行政長官：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等方面都在研究中，待立法會成立了該委員會後再商議吧。

丁午壽議員：行政長官，我今天不是問 THC 的問題。我想問的是，從報章得悉，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指如果港元的幣值太強，便不會排除實施負利息的政策，向囤積大量港幣的銀行收取利息，因為這樣可維持香港匯率平穩，但我想知道，政府有否考慮或知會金管局，一旦實施負利率的機制時，對於香港市民會構成多大的影響？

行政長官：我認為保持聯繫匯率是我們最基本的政策，我們會盡一切力量來維護聯繫匯率。如果不幸出現負利率，也是沒有辦法的。負利率雖然是不好，但是否會長期發生？我是不相信的。因為從香港基本因素看，未看到有強港元的出現。在這段較為特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了特殊現象。不過，我們會密切注意此事。

主席：現在是最後一位議員提出質詢。

劉慧卿議員：主席，立法會在上星期三進行了一項議案辯論，是請行政長官下台。當天加州的選民亦透過投票請他們的州長下台。我想請問行政長官，有沒有聽到市民的聲音？因為很多市民都不想董先生繼續擔任行政長官，希望香港有一個新的開始。董先生可否給香港人一個新的機會呢？

行政長官：主席，加州有加州的法律，香港有香港的法律，香港有香港的憲制，我們當然按照香港的法律辦事。第二點，其實我說過很多次，是不止一次：下台其實是最容易作出的一個決定；要留下，繼續面對，須有勇氣、有很大的付出的。我今天選擇留下，因為我覺得我的使命還未完成，我面對眾多的批評，我怎樣做才好呢？是否一走了之呢？我認為不是的，應該積極面對，有錯便要改，努力做好。大家最關心的是搞好經濟，我們要一起為搞好經濟而努力，為民生而努力，為社會穩定而努力。在這個經濟轉型最關鍵性的時刻，我如果做任何其他的事，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行政長官是否知道，香港大學所作的調查，每月都有公布，而每次都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覺得行政長官董先生不應該繼續擔任行政長官，支持的只有兩成多。我想請問行政長官，如何向那些市民解釋，你繼續留下是為他們好，為所有香港人好，而另一個人是不可代替你呢？

行政長官：主席，我當然有注意民調，我當然有注意的，但我剛才對你說過，我們是依照法律辦事，我的任期是到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這一天之前，我會盡每一分的力量，努力為香港服務。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在今天的會議中，回答了 16 位議員的提問。

主席：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16 分休會。